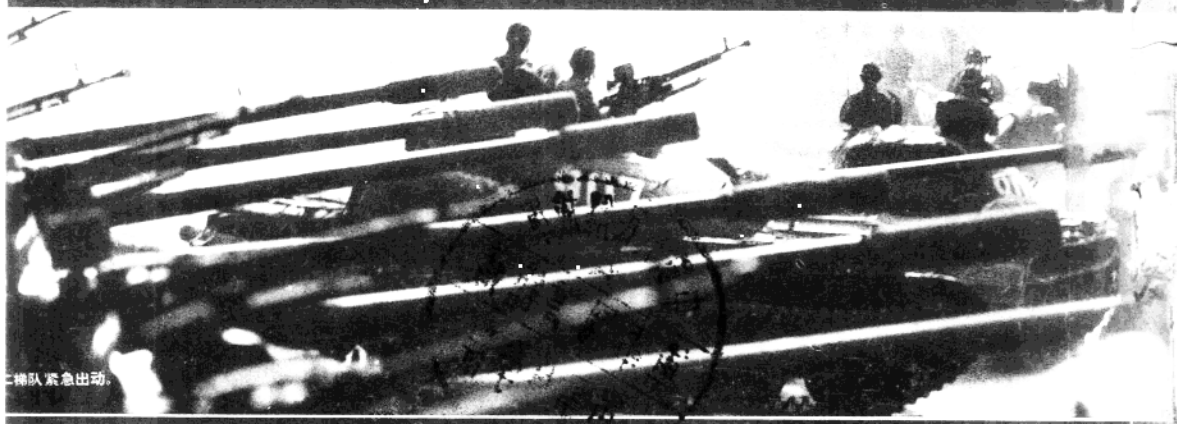




瞄准：



装甲步兵向“蓝军”



工梯队紧急出动。



合围成功！



胜利凯旋!

战争猎奇

陈立华 主编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战争猎奇

目录

- 山地丛林战中的红发女郎 苏 玉
月黑风高,热带丛林。几名强悍的美国的突击队员逼近了战俘集中营。一场野兽与魔鬼的厮杀开始了。枪林、弹雨、血肉横飞。可是,在他生命之路的尽头迎接他的却不是勇武的斗士,而是一位妖艳性感的红发女郎。
- 纳粹德国副统帅赫斯之谜 董 彬
1940年5月的一个夜晚,一架从德国首都柏林起飞的飞机飞往了它的敌国——大英帝国,飞机上坐着纳粹的副统帅赫斯。他此行的目的何在?是和平使命?是政治阴谋?是私人出逃?是肩负重任?二战结束已近半个世纪,这桩秘密仍然闭锁在斯潘道监狱的高墙之内。
- 让死人指挥活人 陈庆瑚
这不是神话,而是发生在二次大战中的一桩真实故事。一个死去了的英国人调动了纳粹的千军万马,改写了欧洲战事的历史。
- 拿破仑的司令梦 殷正海
- 韩战中的最后一场空中厮杀 苏 玉
- 空中女杰——“百合花” 梁子高
- 日本侵略军细菌战揭秘 殷正海
- 神秘的偷越国境者 陈庆瑚
- 海岛上空的烈焰 陈庆瑚

山地丛林战中的

红发女郎

苏玉

十天以前搭乘军用吉普车来到这片丛林的范文妮，近几天来一直令战俘集中营的司令官崔宾上尉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范文妮俏丽、妖艳，是东方人的野与西方人的性感相结合的产物。她有着在东南亚土著女人中十分罕见的窈窕身材，宽肩膀，大胸脯和肥大性感的臀部，尤其是她全身密密麻麻的红色汗毛，使她犹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她对于男人的需求也尤其强烈，初来之时，她旺盛的情欲使他感到惊喜，但是几天之后，她的火热便使他感到极度的恐慌。尽管范文妮竭尽挑逗之能事都于事无补，似乎他的所有情欲都在前几天发泄得一干二净了。其实，范文妮的所有一切，尤其是她奇特的相貌使她想起一个埋葬在他记忆深处的女人。

范文妮见崔宾不再能满足自己，便投入了那群如狼似虎的士兵之中。如同一团烈火滚入一堆干柴里。

这是越南设置在老挝境内为数不少的战俘集中营当中的一个。它坐落在老挝南面临近河的丛林里，里面关押着十个美国战俘，几乎都是美国特种兵。原先这里是十五个战俘，其中一个是个女的，自然，她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看守战俘营的几十个越南军人共同报复的对象。越南人当着另外十四个战俘的面，肆无忌惮地集体轮奸这个叫做伊达娜·凯利的金发雪肤的女战俘，其发泄兽欲的疯狂程度几乎与当年美国占领军蹂躏越南女人不相上下。后来，受尽虐待的伊达娜·凯利咬断自己的舌头自杀了。这里因为毫无人性的越南士兵在轮奸伊达娜之后，又从战俘中拖来三个人，逼迫他们去轮奸她。由于三个战俘拒不照办，结果，均被越南士兵严刑拷打而死。为了同胞不再因此无辜被杀，也为了自己不再遭到侮辱，伊达娜不得不选

择这唯一能最后得到解脱的道路。

战俘集中营是与世隔绝的人间地狱，看守这些人间地狱的越南军人是一支鲜为人知的秘密部队。

关押在分布于老挝境内的战俘集中营里的战俘，都是美国政府列在越战阵亡名单上的人，他们就像关在铁笼里饲养的牲畜，过着一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水无休止的地狱般生活。但是，长年累月的囚禁生活也使得战俘们变得更坚强，更具有耐力，他们顽强地生活着，为了有一天能活着回到美国本土与家人团聚。两周前，从这个集中营逃出去又被抓回来的阿瑟·卡波特就是一例。他此时被砍断了一支手一条腿，正在囚笼里垂死挣扎着。

使司令官崔宾上尉极为痛心的是在这次追捕阿瑟·卡波特的战斗中，他的得力助手——一条心爱的狼狗雄雄被一个赶来营救卡波特的自由老挝战士打死了。为此，他请示了设在河内的总部，答复是十五天后就将重新送一条来，也就是说明天新狼犬将来到这里。

但是，崔宾永远也不会想到，在战斗开始时，一个自由老挝战士奉命离开了战场，并设法偷渡了湄公河，到达秘密设在泰国曼谷的“美军越战失踪人员救护协会”的情报点，将阿瑟·卡波特所在集中营的情报秘密传递了出去。

二

泰国、老挝两国之间的疆界上有一条天然分界线——湄公河，它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的昆仑山脉，在中国境内的一段叫澜沧江，河水向南流经胡志明市附近的冲积三角洲，最后汇入南中国海。越战中老一点的军人都非常熟悉这条河，知道它不仅是中南半岛上连接南北的大动脉，而且在那残酷的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是靠这条河来运军人和武器装备，同样也靠这条河悄悄地埋葬那些在

战斗中死亡的以及无可挽救的重伤员,把他们沉入河底,或喂养鳄鱼,或顺水流入大海。现在沿河两岸非军事区仍然保留着大规模战争留下来的战斗痕迹。在近来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中,湄公河一直担任着重要角色,一些鲜为人知的小规模战争时有发生。只是与动荡的东南亚大局比起来,它便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了。远不如越南占领柬埔寨,入侵中国和西亚愈演愈烈的两伊战争那样引人注目,所以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战事。但它仍然无形中形成了一条双方互相争夺的微妙界线。在今天,湄公河又成为了一条从金三角走私毒品的绝妙运输线,因此,真正是这条河的主人的是被人们称为“九龙会”的帮会。帮会的活动能力不在意大利黑手党、科西嘉人以及哥伦比亚的梅德林集团之下,其骨干多半是第二次大战前后来自中国广东省及临近省分的华人及其后裔。那一带的自然条件与西西里和科西嘉一样,处于贫困生活底层的人没

可笑,他告诉泰勒这是因为越南是中国的敌人。

“喀,丛林里的精灵——富米·阿贝。”张富昆指着坐在机头上的一个小老头人说,“他是你们的向导,他的全家都被越南人杀死了。”

泰勒朝富米微微点头表示问候,小个子老挝人咧嘴笑了笑。

“这是给你们的枪和你们需要的C-4炸药及其炸弹、雷管等。”张富昆指着一堆武器说。

泰勒拿起一支装有消音器的MP-5型冲锋枪,看了一下,点头说道,“好枪。”泰勒知道这种西德造的超小型冲锋枪是目前世界上射速最快的闭式枪栓机械,每分钟发射率高达八百四十发,弹控面极好,射击很稳定,而全长仅有12英寸,重量不足5磅。另一种7.62口径的M60-MS型多用自动步枪更是一种优秀武器,在这片丛林中,一支这样的多用自动步枪就可以对付50到100人。此外,每个人还配有一支意大利造的“贝雷特尔”手



有别的出路,只能流落在外,后来便依赖毒品来组织力量,结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犯罪集团——“支那黑手党”。谁也不敢去招惹这个以湄公河的别名“九龙江”为招牌的“九龙会”。

张富昆就是“九龙会”的大首领,他是一个华裔,虽然他实际上应该是个老挝人,但他仿佛依然与华夏民族有着天然的联系。当他在曼谷会见了前往老挝下寮解放一批美军战俘的拉尔夫·泰勒,立即答应尽全力帮助几个美国人,并提供武器和装备,借用一架大型的“HH-53”军用直升飞机,并由他亲自驾驶。他只收泰币五万铢,只相当于美元二千多点。他的理由听起来简直有些荒唐

枪,体积虽小,近程杀伤力非常大,25毫米口径的空心弹头可以在人体内爆炸,而且它还有自动排除故障的装置。这是其他手枪无法比拟的。同时,每人还有一把沾有剧毒而闪着莹莹蓝光的多用匕首。

泰勒朝正在仔细检查飞机仪表的张富昆看了一眼,他总算明白了为什么“九龙会”如此强大,成为了湄公河的丛林之王。

“OK,头儿,凭着这些,我们这次‘丛林闪电行动’定会成功”。汤姆·格兰特说。

“汤姆,这些家伙比起昨夜曼谷的妓女,更能给人快感,是吧?”珀西·莫里斯摆弄着一支超小

型冲锋枪说。

泰勒看着他俩，打心里称赞这两个伙计。汤姆·格兰特和珀西·莫里斯是他一周以前为着这次代号为“丛林闪电行动”而招集拢来的旧部下。他们都是越战时期美军海军陆战队“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的成员，那时候，泰勒就是他俩的头儿，他们之所以绝对服从于泰勒，是因为他曾经救过他俩的性命。长着熊一般块头的莫里斯，是泰勒所认识的人当中长相最丑陋不堪的一个，满脸的大胡子，一头棕色的头发乱蓬蓬地披在大脑袋上，是个摆弄武器和各种汽车的专家，当然也是玩弄女人的行家。他总是离不开女人、枪和汽车，是一个喜欢在冒险中寻求刺激，在女人身上寻求快乐的家伙。听汤姆说，他与好莱坞的性感明星贝蒂·罗打得火热。他属于那类勇猛凶猛好斗成性的职业军人型的家伙，是个徒手格斗的高手，能在一次格斗中同时对付数倍于己的对手。

汤姆·格兰特也是一个身手矫健的职业军人型的人，武器就像是他身体的延伸物似的。他是个优秀爆破专家，在过去多次紧张激烈的战斗中，这个来自佛罗里达半岛的高个子，充分向泰勒显示出了他的才能，表现了他战斗中的重要价值。越战期间，三个人紧密合作，干出了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三人便成了生死与共的伙伴。

加利福尼亚州的阳光永远都是灿烂的，但这灿烂的阳光下所发生的事情并不都是这光明的，拉尔夫·泰勒在越战结束后，回到洛杉矶继承了大笔财产，开设了一个“泰勒律师事务所”，专门调查世纪城好莱坞影视界明星们对自己的情夫情妇们私下里干的桃色事件，这实际上这是轻松快活价钱很高而又富有趣味和工作，为了时刻掌握情人们的行踪，那些影视明星、经纪人是舍得花费大价钱的。

但是，泰勒却自愿加入了寻找解救越战期间越南失踪的美国士兵的民间秘密组织。作为美国当局来说，他们是一直矢口否认还有美军战俘被秘密囚禁在东南亚丛林这个事实的，泰勒他们已经在这片丛林中往返过两次，救出了30个战俘，一周以前，阿瑟·卡波特的父亲从费城辗转到了加州，请求泰勒救出他的儿子，老人告诉他，他是从与泰勒保持联系的“美军越战失踪人员救护协会”那里打听到美军越战人员家属心目中的上帝——拉尔夫·泰勒的秘密住处的。

“先生，求你救出我的儿子，”老人痛苦地说，“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堕落，政府矢口否认还有我们的孩子囚禁在东南亚丛林里。”说到这里，老人十分气愤，“我们的孩子为了某些人的利益流血

牺牲，至今惨遭蹂躏，而那些狗娘养的从那场该死的战争中获得利益后，就对他们置之不理了。这个婊子养的国家已经没有希望了，先生，我要尽我一切力量，倾家荡产也要你们帮我把阿瑟救出来。”

泰勒心里非常明白，在那场不得人心，耗资数十亿美元的战争结束后，是没有人再愿意去回顾它的。政府和军队当然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去解救那些为他们而战，现仍关押在东南亚集中营，备受折磨的战俘。一方面政府为此要花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另一方面，政府在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再也不愿公开介入复杂动荡不安的东南亚局势中去。1970年11月12日“感恩节”发生在北越桑塔战俘营中的夜战失败的阴影，虽然过了几十年，仍然罩在人们的心头。绝大多数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那场遥远的战争已经淡忘了。

泰勒从事寻找解救战俘的活动不是为了赚钱，他的遗产可以使他优裕地生活下去，而解救战俘所收的酬金还不够付给手下和其它必须的花销。他的动机完全是由于自己有着那种痛苦的体验而这样做的。在华氏105度的囚笼里遭受饥渴的煎熬，忍受越南士兵野蛮、粗暴、凶残的拷打。这所有的一切至今使泰勒感到恐怖。

“九龙会”大头领张富昆再一次检查了油量表、油压表、速度表，以及机动报警灯，然后开足风门，将油门混合比调好，发动机指示灯亮了起来，接着他把螺旋桨的转速调至每分钟500转，反复拉着N-2风油输入器，直到两个表示风油指示的箭头平行，打开无线电和脉冲装置，慢慢向后拉起操纵杆，轻轻地踏着油门。检查了尾部和水平旋翼的飞行螺旋距，再拉起操纵杆开足马力，直升飞机离开草坪，盘旋在空中。张富昆再把操纵杆推向前，螺旋桨猛烈地搏击空气，直升飞机腾空而起。

对于这个东南亚丛林里的毒巢有着如此娴熟驾驶技巧，拉尔夫·泰勒和他的两个伙伴发出了惊奇的赞叹。他的水平，比起那些有上万飞行小时的驾驶员来说，是毫不逊色的。

在黑压压的丛林上空，泰勒的心情十分沉重，仿佛他又回到了过去的年代。

三

泰勒所在的特种部队驻扎在北纬17度线附近南北越交界的丛林山村里。这里一直是美军的一个秘密战略据点，然而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

一天夜里，一大批北越正规军从浓密漆黑的

丛林里冲出来，向他们发起毁灭性的打击。黑沉沉的夜晚，在越军的突袭中显得更加阴森恐怖，死神紧紧地缠住了泰勒和他的战友，汤姆脸上的那道伤疤，就是与敌人肉搏时留下的永久性纪念。

泰勒抓起他的 M-16 式冲锋枪向敌人疯狂地扫射，突然黑夜里飞来了一颗手榴弹，在他身后爆炸了。爆炸的气浪把他从掩体中掀了出来，他立刻失去了知觉。当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发现已躺在古木参天的森林里，他心中明白敌人已把他送到边境对面的柬埔寨。他感到两边的太阳穴锤击般的疼痛，汗水不停地流进眼里，满天飞舞的苍蝇发出令人恶心的嗡嗡声，其中还夹杂着阵阵撕心裂肺，像女人难产般痛苦的惨叫声。

泰勒费力地睁开眼睛，终于发现痛苦的叫声是一个越南人发出来的，他也被捆在木桩上，那些凶残的审讯者们一边审讯，一边慢慢阉割他的下身。那人后来昏迷了过去。审讯的北越中尉叫人提来一桶水倒在他的头上，使他醒过来，继续拷问。泰勒从土牢的窗口看出去，看见了外面一堆足有五尺高，全身剥得精光的死尸，像面口袋一样码了起来，其中男女混杂。那些女尸死前都遭到过轮奸，几乎无一例外地割去了乳房。

对泰勒的审讯使泰勒九死一生，打手们先把他吊起来，然后在他身上使用各种歹毒的刑具。其中一个打手特别精于使用金属棒和皮鞭，常常把囚徒抽得体无完肤，他还有一手绝技，就是把囚徒的手臂和腿脚扭曲拉伸到极限而又不使之骨折。但这一切令人不寒而栗的残酷折磨都没有使泰勒



屈服。

于是虚弱的泰勒被关进了囚笼。

关押战俘的囚笼小得可怜，关在里面人既不能站立，也不能躺下，连手臂也无法伸直。只能一天到晚坐着。囚笼里面没有床，也没有马桶，只有漫天飞舞的苍蝇和周围囚笼里传来的、令人神经衰弱的痛苦的呻吟。战俘们都认为进囚笼是这个人间地狱最痛苦、最艰难的场所，甚至比肉体的刑罚还要令人恐怖，简直如同原始的、未开化的野蛮



人捕来的囚禁的动物。

不久，泰勒终于得到了一次复仇的机会。

这件事发生在一个深夜，整个集中营的人们都已进入沉沉的梦乡。集中营里只有两个人没睡，那就是近来夜夜失眠的泰勒和集中营的司令官范绍勇中尉。范绍勇是因为他审讯战俘有功被提升为上尉，更是因为他的混血老婆带着他的女儿范文妮来到了集中营。

他同他那妓女出身的混血妻子云雨之后，又从床上爬起来，再一次巡查着整个集中营。他喝得醉醺醺的，神志也有些模糊不清，摇摇晃晃地走进了看守巡查过的囚笼区。他的嘴里一面打着唢，一面哼着淫秽的小调。他站在低矮的囚笼外面，把囚犯们一个个从梦中弄醒。用越南话谩骂他们，侮辱性地向他们吐唾沫。

这个等死鬼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越骂越靠近了泰勒的囚笼，并恶性地向泰勒撒尿。

突然，泰勒闪电般地囚笼里伸出双手，紧紧掐住了范绍勇的脖子。泰勒感觉到他已经把它捏断，但他还是丝毫不松手，渐渐地，范上尉停止了呼吸，脸上还兀自停留着看见死神的恐惧。

范上尉的尸体第二天早晨才被发现，他的老婆一点也不悲伤，倒是他十岁的女儿疯狂地咬掉了泰勒的半只左耳以及临近的两个囚笼里的战俘的半截指头。越南人也开始了更严酷的报复，他们将另外两名战俘的生殖器割下来，因为他们和泰勒都几乎在同一时刻承认了是自己杀死了范上尉。两个战俘悲惨地死去了。接着，他们开始折磨泰勒，正在他们要举起匕首开始采取同样的办法杀害泰勒时，消息像风一样的迅速传来——

作为政治的最高形式的战争结束了。

泰勒立即将死囚转移到了两个已死去的战俘身上。就在同一天，泰勒和其他战俘被当作猪猡用船装走了，北越把他们当作了达成和解的筹码。

不久，泰勒就回到了美国。

四

范文妮在大麻烟的刺激下，终于达到了亢奋的高潮。她此刻正沉浸在虚幻的境界中，仿佛回到了那悲惨的童年。

她的母亲早年是个妓女，后来在卖笑生涯中碰到了他的父亲范绍勇。父亲被美国人杀死后的第二天，母亲带着她投入了父亲一个上司怀抱。满十二岁那年的九月里，正是雨季中雨量最多的月份，那一个月河内几乎出现了上千毫米以上的降雨量。

那时的范文妮已出落得体态丰盈、四肢修长，丰满的胸部令人垂涎。在他继父的锥子似的眼光下，她成了一个诱人的大姑娘。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继父爬到了她的小床上奸污了她。从此，她成了继父的泄欲工具，而她慑于继父的凶残和暴戾，丝毫不敢在她母亲面前流露这件事。后来，她的母亲终于察觉，出于种种原因，将她赶出了家门。流落街头的范文妮迫于生计，开始了出卖肉体的生活，走上了她母亲的道路。不久，她生了一个死婴。而她的继父因为走私海洛因的案件，成了上司的替罪羊，母亲不久也病死了。

范文妮幼小的心灵里装满了仇恨，她恨这个残酷的世界，恨天下所有的男人，尤其仇恨那个杀死她父亲的美国战俘拉尔夫·泰勒。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她全部生活的目的就是有朝一日寻到那个美国战俘，直觉告诉她，杀死她的父亲就是拉尔夫·泰勒。她出卖肉体，就是为了攒足够的钱，以便去美国报仇。

她找遍了所有在越南本土的战俘集中营，都没有一个左耳缺半截的高个子美国人。于是，她来到了设在老挝境内的战俘营。

昨天，她用匕首削掉了阿瑟·卡波特的一根手指，她感到了快慰。她很喜欢的美国人，几乎每到集中营，她都要折磨一番战俘，以此来发泄心中的仇恨。而用匕首慢慢剥掉战俘的手指，更是她的拿手好戏。

她看着卡波特因痛苦而扭曲的惨白面容，看着那滴在地下的血，心中感到无法控制的冲动。她急冲冲地奔上竹楼崔宾上尉的房间，对他哑着嗓子嚷道：“阿宾，快来，我要你！”

崔上尉此时正苦苦思索着为什么面对范文妮感到恐惧。他在范文妮来到的第一天就知道她对折磨这些倒霉的战俘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比他更为残忍和凶狠。他想，这也许是她对这些美国佬有着更为强烈的刻骨仇恨，也许是女人更为邪恶的天性，因为他们比男人更为偏激，更容易走极端。

“快，杂种，快来！”范文妮躺在床上扭动着身子叫道。

崔宾从沉思中醒悟过来，扑到了床上，迅速撕开了范文妮的衣裙……

可是，事情简直太神奇了，神奇得叫人不敢相信是真的。

当他一接触到范文妮的满身如同烈火一般燃

烧的红色汗毛时，所有的欲望顿时消失。他感到了莫名的恐惧袭来。

“滚！无用的阉猪！”范文妮推开了他，爬起来胡乱穿上衣服，冲下楼去。

不一会，崔宾听见了下面营房中传来范文妮与士兵们的调笑声，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婊子养的小娼妓！老子要宰了你！”

他咬牙切齿地说。

“佛祖啊，为什么？为什么？”他抓起一根皮鞭冲向囚笼，将战俘一阵抽打，随着战俘们的呻吟，他终于感到了一阵满足。

五

老挝是中南半岛上唯一的内陆国家，建国于公元八世纪，当时名叫“澜沧王国”。地势北高南低，山地和高原占全同面积的80%左右，有“印度支那屋脊”之称。湄公河由北向南，流经全境。9143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居住着老龙族、老听族、老松族、卡族、苗族等60多个民族近400人。十九世纪末，老挝遭到法国入侵，1940年9月，又遭到日本入侵，1946年8月，法国再次侵占了老挝。法国撤军后，美国取代法国，利用军事、经济等手段扶植过亲美势力。而今，五万名全副武装的越南士兵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老挝境内，驻扎下来帮助老挝人进行所谓的“革命”。老挝实际上也成为越南新的卫星国，成为越南帝国的统治区，老挝当局还积极支持越南对柬埔寨和中国的入侵。老挝人民也就成了越南刽子手任意宰割、随意杀戮的动物，在越南占领军的野蛮蹂躏、国内政府在政治上所采取的“再教育”双重迫害下，成千上万的避难者成了这个东南亚最贫困落后的国家的主要输出品。大量的难民涌进泰国，在整个亚洲人口暴涨的年代，老挝从她再三强调建立“特殊关系”的亲密朋友越南那里得到的帮助就是人口大量外流，人民无法在这个国家内生存下去。

泰勒知道五万越南占领者粗略分成几个部分，分别驻守在老挝北方的丰沙里省，琅勃拉邦和会晒省、琅南省，以抵抗红色中国悄悄入侵的危险。在越战中，中国军队教会了越南人怎样打游击战来消灭现代化装备的美国侵略者。而今，往日的同志兄弟成了仇敌，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大国的越南在苏联人的支持下，调转枪口对准了昔日的同志加兄弟、恩人加兄弟。

假如五万越南占领军全部防守在老挝上寮靠近中国的四个省，静候时机向中国发起突然进攻的话，那么这种形势对泰勒他们这次解救战俘的

行动是十分有利的，这意味着在老挝下寮的宾河附近，他们不会遭到五万人马的伏击。

“三个人对五人。”泰勒感到有趣极了，忍不住耸耸肩膀，“让上帝去完成这次行动吧。”他想，但下寮仍然有足够的兵力阻拦他们的这次行动，除了越南人还有巴特寮游击队。

天黑的时候，直升飞机降落在预定的地点，张富昆和他的手下留在那里等待泰勒他们的归来，然后再乘飞机回到泰国。泰勒、莫里斯和格兰特在向富昆的引导下，艰难地在丛林穿行了近五个小时，来到了所要到达的目的地。

丛林的夜晚充满了潮湿的空气，到处都是湿淋淋的。泰勒伏在一株粗大的芭蕉树后，莫里斯紧挨在他的身旁。而格兰特与富昆分别伏在他们的身旁，各距五十码远的丛林里，以便随时为他们提供火力掩护。此时，他们悄无声息地吃着苦涩的芭蕉，养精蓄锐，等待向战俘营发起攻击。

在他们埋伏隐蔽的前面，是一块近四十码宽的人为开闢地，开闢地前面就是战俘集中营。营地的中间燃着一堆篝火，火苗在夜风中飘忽不定，火光映照的阴影也随之摇曳不停。营房里面发电机的噪声使阴森恐怖的战俘营显得有了一点生气。

泰勒观察到担任巡逻的哨守有三个，不时时地沿着长长的集中营外面的弧线进行巡逻，有时显得有些神经质的疑神疑鬼。这种巡逻方式极为严密，极为有效。只要扫一眼整个集中营里的地形的防卫，便可以知道关押在内的战俘要超过这道巡逻防线，几乎比登天还难。泰勒简直不敢相信阿瑟·卡波特将是怎样逃出来的。然而，这种巡逻方式却挡不住外面顽强的进攻。

这座集中营同泰勒在越战中见过的越南村庄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房屋用的都是丛林里到处都有的杂木条捆在一起的干墙壁，茅草盖的屋顶。这完全是按一种原始的建屋方式修筑起来的。在通往营地围墙的路上没有安置任何阻挡从外面向里面发起进攻的障碍。看守也被指定在营地区域的弧形围墙里巡逻，而且大概还依赖生长在四周的危机四伏的丛林作为一道阻击战俘逃跑的天然屏障。谁都知道，丛林对于一个身弱体残而又赤手空拳的战俘来说，无疑是绿色的恶魔。

营房内亮着灯的那间很明显是敌人的指挥所，因为这是全营内独一无二的竹楼。靠近指挥所的还有两间又长又矮的士兵营房，每间至少可住二十个人。在另一边还有三四个哨位以及一辆废弃的破汽车，车头两边没有了轮胎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发电房靠近南边的士兵营房。

通过计算,泰勒发现驻扎在集中营的越南人数远远超过了他与张富昆的估计,当初他应该接受这个毒枭的建议,带来他的一批弟兄。但泰勒担心事情因此而不能成功。只好婉言谢绝,而现在,他们只有四个人,而敌人至少四十个。如果只需消灭敌人,用两支 7.62 口径的 M60—M 多用自动步枪就足够了,然而他们还要解救那些倒霉的战俘。力量的对比十分悬殊,但既然来了,只好干下去,并且还不能拖到天亮。泰勒作出决定,在敌人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之前,带救出的战俘悄悄地溜走,最好不要发生流血战斗,如果事与愿违,不可避免地战斗的话,毫无疑问,四个人完全可以以一当十。

“有成功的把握吗,头儿?”趴在身旁的莫里斯底声问道。

“一点也没有,”泰勒回答说,“我们来这里本来就毫无成功的可能。”

“他妈的,头儿,”莫里斯说,“战俘中该不会有女人吧?也许有她娘的越南女人,我一定抓住她,让她尝尝美国人的滋味。”

“够了吧,班西,相信上帝是不喜欢你这号男人,有一天你一定会死在女人身上的。”

“那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头儿。”莫里斯说。

“我进去,”泰勒停止逗乐,“你呆在这里,注意警戒,同我保持联系。”

“行,头儿,你别让越南女人迷住了。”

“啊,上帝!”

突然窜出来的泰勒像一阵丛林中突起的夜风,很快闪到了那辆废旧汽车旁的阴影里,同其他人一样,他身上穿了一套用于伪装丛林的战斗服,脸上和手上涂了不少保护油,全身上下呈一片暗绿色。囚笼近在咫尺,离他只有 20 码远,然而,要是发生不幸,这 20 码远的距离绝不会像行走 20 英里远的林间小路那么轻松,他可能因此而送掉性命。

死是非常容易的,该死的人连上帝也爱莫能助。

等到一个看守从汽车边走过去,走到了发电房后,躲在阴影里的泰勒便如一阵风似的掠过 20 码的空地,闪到了一排囚笼的阴影里。这里离营房更近,他在发电机的噪音中似乎听到了一阵浪笑和大声的呻吟,那里灯火通明。

囚笼沉睡的人被拉醒。那人从地上爬起来,没有说话,只睁着一只明亮的眼睛盯着黑暗中的泰勒,他的另一只眼睛看起来像个黑沉沉的洞。泰勒知道,一定是越南人挖去了他的那只眼珠。在营地

中那堆忽明忽暗的火光的映照下,那个战俘立即明白了蹲在囚笼外的人的意图。

“美……美国人?”

话音很微弱,像濒临死亡的老人发出的喃喃声,这个正受着饥饿的折磨,虽没有被饿死,但已接近死神统治的王国,听见了魔鬼的召唤。褴褛的衣衫下可以看见许多受皮鞭折磨的疤痕,绝大部分都是新近留下的。

“是的,美国人。你是卡波特吗?”

那个战俘摇摇头,脸上显出很悲痛的神色,“不,我是华莱士·麦格雷戈。阿瑟死了。”

“你说什么呀,上帝?”泰勒抓住他的肩膀叫道,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阿瑟死了,今天下午被那些恶魔拷打死了,上帝不会宽恕那些丑恶的灵魂的!”

“谁打死他的?”

“上尉崔宾和一个混血女人。”

真是太残忍了,上帝!泰勒摇摇头,在心中叫道,正是为了解救卡波特,他们才来到这片罪恶的丛林。谁想,他竟在几个小时前死去了。泰勒感到自己气得快要发疯,所有的一切都前功尽弃了。

“你,你……怎么啦?”看到泰勒气得喷火的眼,麦格雷戈吃惊地问道。

“那上尉和女人还在吗?”

“在,今天下午没有人离开营地。”

“那个女人叫着什么妮,她对所有的美国人都恨之入骨,瞧,我的这只眼睛就是被她挖去,先生,替我杀了她!”

“我叫拉尔夫·泰勒。好的,你等着,华莱士·麦格雷戈,我们今晚救你出去。”

“救我出去?你是说救我出去。”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怀疑自己是否是在梦中同幻影讲话。

“是的,你抓紧时间准备,我去通知其他人。这是一次逃走的机会。”泰勒说,尽管卡波特已经死了,但他还是决定把这些战俘救出去。

“我听你的,上帝啊,真是奇迹……”

泰勒又顺囚笼,移到第二间囚笼,蹲在阴影里,就在这时,一个看守出现在五十码远的地方,沿着围墙进行巡逻,如果越南人向这边望一眼,就会发现这间囚笼有点异样……泰勒已经将装有消音器的“贝雷特尔”对准了那个看守,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会开枪而招来更多的越南军的。

真是上帝保佑,那看守只在那里走了一圈,望也没望这边一眼,就回去了。的确,这关押囚犯的垂死挣扎似的战俘已没有谁能再有逃跑的力气

了。

“你是谁？”

旁边突然传来问话声，几乎吓得泰勒跳了起来。泰勒转过头才知道是囚笼的战俘在问他。

“我是拉尔夫·泰勒，来救你们的。”

“你说救我出去？上帝呀，你该不是发疯了么？我们谁都不能行走，当然很困难，已经饿了两天了。你一个人，我们有十个，噢，不，九个，阿瑟死了……”说到最后，战俘垂下了头。

“你叫什么名字？”泰勒问道。

“迈克·斯特劳斯。”

“好的，迈克，跟我一块来的还有几个伙伴，我通知他们，你等着。”

“听起来太好了，喂，听着——”

当斯特劳斯喊他时，还是停住脚，走了回来。

“什么事？”

“不，一点也不，以上帝的名誉起誓。”泰勒抓住斯特劳斯瘦骨嶙峋的手说。

他正要动身往回跑过那片开阔地，返回到大个子莫里斯潜伏地时，他的身后传来了脚步声，一听就知道是个有恃无恐的家伙。泰勒猛然转身，举起“贝雷特”手枪对准巡逻的看守，这时那看守离他只有20码的距离。

看到眼前站着的一个人影，巡逻的看守大吃一惊，出于军人的职业性条件反射，操起手中的苏制AK-47式冲锋枪，手指扣着扳机，但在犹豫着，拿不准是开枪还是抓活的，为集中营再添一个囚犯。

泰勒决不会给这个越军一个思考的时候，他抢先扣动扳机，“嗤”的一声轻响，一颗子弹从装有消音器的机枪里飞进越军的胸膛里，空气弹头在他的胸膛内爆炸，撕裂了他的胸膛。越军看守嚎叫一声便倒在地上，抽搐几下不动了。

真了妈的见鬼！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比预料的还要快，但泰勒来不及干其他什么，只有抢先开枪。

该死的越南人的一声嚎叫终于拉开了战斗的序幕。

六

干掉这个突然出现的看守前后不到三十秒钟，但看守在临死前的一声哀嚎终于打破了营地内的寂静，唤醒了营房中正在酣睡的敌人。

此时，位于集中营北边的营房像炸开了锅似的，闹哄哄的声音不断从那里传来。指挥楼的小门也砰然打开，昏黄的灯光破门而出，而集中营内那

堆火光相映生辉，紧接着一条人影从房内窜到门外的走廊上，又立即闪身跳回房内，关掉里面的灯光。

没有什么关系，泰勒也看清出现的敌人，知道他们还要等待命令，集合队伍，再进入反击。泰勒抓住指挥所灯光一闪一灭的时机，“噹”地用MP-5型超小型冲锋枪扫出一梭子弹，他知道这梭子弹全是浪费，当然，如果这梭子弹能把那个出现在指挥所的人影逼在房间里多呆一会儿，群龙无首的敌人便会感到更惊慌一些，他也会赢得一些机会。

随后，泰勒又返回那排囚笼前，这阵子他已暂时忘却了打死的看守和那些随时都可能包抄上来的越军。他已把整个心思都集中在囚笼里的战俘身上。

“往后靠！”泰勒向迈克·斯特劳斯命令道，一边平端着冲锋枪，射出一发子弹，打断门上的铁锁链。迈克急忙推开囚门，踉踉跄跄地从里面奔出，刚一跨出门槛，双脚就跪在地上了。

迈克没有等泰勒给他下达帮助别的战俘的命令，立即从地上爬起来，蹒跚着从泰勒身旁跃过，跌跌撞撞冲过去拾起刚才被泰勒打死的那个越军的苏制AK-47式冲锋枪，端在手中，朝华莱士·麦格雷戈囚门射出一串子弹，接着把华莱士搀扶出来。

泰勒看到这一切满意极了。他赶紧跑到其他战俘的囚笼前，将他们解救出来。

躲在暗处的莫里斯看见看守从背后向泰勒走去，然而只能睁大眼睛干着急，除非他在这里向看守开枪打死他，以提醒泰勒，然而，那会更加引起集中营里的敌人注意。

他太为泰勒多虑了，时刻警惕着的泰勒抢先干掉了身后的看守。

这时，黑暗的营地内外变得如同白昼一般，指挥部上的探照灯，南边营房上的探照灯……四面八方的探照灯一齐亮了，一根根巨大的光柱不停地划来划去。光柱中还可以看到许多飞来飞去的小昆虫和尘埃。敌人先是搜索营地外边的丛林，灯光划过时，莫里斯本能地在低层丛林里往下尽量伏下身子。接着敌人的枪声响了，子弹“嗖嗖”地飞向营地外的丛林。看来敌人是毫无目的地四面射击。他们有的没有穿上衣服，有的身上只有一条短裤，还有几个全身赤裸，但他们从营房里冲出来时，惊慌中都没有忘记带上武器。

泰勒看来必死无疑，除非敌人集中火力向他包裹之前得到同伴的支援，除非他们中有人此刻在营地突然袭击，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使敌人感到

他们正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

于是，莫里斯举起了手中的M60多用步枪，对准靠得最近的营房旁边的那群敌人。他们正在等待具体指令，以便向攻击他们的敌人发起反击。

他轻轻地扣动扳机，M60喷出了一串又一串的火焰，敌人立即在莫里斯的枪声中土崩瓦解。有两个敌人被撕裂了，胸膛以上全不见了，无头的躯体踉跄两步，砰然倒地。不过，有几个越军惊恐地叫着，急忙转身跑回那并不牢固的营房里。两个受了重伤的越军不停地在地上扭动着身子，一声接一声地哀叫，一个被子弹打断了双腿，另一个被打穿了肚子。

莫里斯立即换了一个位置，移动枪口搜索敌人。突然他看见一个越军躲在发电房正举起冲锋枪向泰勒和刚出来的战俘射击。莫里斯一个点射把那个家伙打成了两半，他还未来得及叫出声来，便见了死神。

隐蔽在莫里斯两侧的汤姆和富米也同时向敌人开了枪，密集的子弹从那里向敌人飞泻出去。使正冲向泰勒的越军迟疑不定，接连有几个敌人倒在地上丢失了性命。在三个方向的密集的火力打击下，大部分敌人开始后退，只剩下六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往前冲。

汤姆趁机从腰带上抽出一颗燃烧弹，拉掉引火线，全力向敌人的营房扔过去。燃烧弹落在北边的一间营房的茅草顶上，顿了顿便往下滚，眨眼间便是一声巨响，低矮的营房刹那间变成了一座地狱，景象十分恐怖。爆炸的煤屑四散喷出，粘着附近的营房，立即烧了起来。不一会儿，整个北边的营房被火吞噬。临死前的惨叫声与大火熊熊燃烧时的噼噼啪啪交织在一起，吞没了所有的枪声。

汤姆躲在一株大树后耐心等待着。

很快，被大火困在房中的越军争先恐后地往外逃命，有的全身着火。汤姆的枪口对准营房门边，见一个打一个，等枪里的一个匣子弹打完时，已躺了七八具尸体，剩下的敌人又被逼回了燃烧的房屋里，活活地困在烈火中。

七

泰勒和迈克救出了其他囚笼里的战俘，带着他们想迅速撤到那辆废旧的汽车房。卡波特虽然死了，但他必须把这八个战俘带回美国，这是他的神圣义务，他欠他们的太多了。救他们脱离这片绿色的丛林恶魔，这是上帝的旨意。他三番五次来到这片丛林解救那些战俘不是为了钱，到底为什么，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政府已经将这些为她而战

斗而流血而送命的人忘得一干二净，但他不能忘记他们，永远都无法忘记。他时常在恶梦中惊醒，梦里看见他们正遭受着凶神恶煞的越南人的严酷拷打，看见越南人张开血喷大口向他扑来。他活着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把那些被政府遗忘的战俘从越南人的魔爪中解救出来。就是这个目的而死去也值得的。

战俘们因几日拷打，几乎没有人能够坚持走，好几个人是在地上爬着走。这毕竟是他们渴盼已久的逃命机会。

人能不能成功，往往看他是否抓住了那转瞬即逝的机会。

敌人的枪弹向他们雨一般地飞来。迈克向逼近的敌人不断开枪还击，当愤怒的子弹射中敌人的时候，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突然“叭喀”一声，枪里的子弹打光了。他赶紧爬过去，在死去的敌人身上搜寻弹夹。

泰勒发现两个越军正企图从侧翼包抄过来，他一个点射便把那两个家伙打得四仰八叉倒在草地上。第三个越军正以同样的办法试图从侧面靠近他们，见情况不妙，便连忙往回逃走，在泰勒的枪响之前，他已隐蔽了起来，终于逃脱了死神的亲吻。

几个衣冠不整的越军看见泰勒和迈克枪里子弹打光了，立即从隐蔽处跳出来，以最快的速度逼过来，他们决心活捉跑出囚笼的战俘和来犯者泰勒。这几个越军几乎有点得意忘形，似乎泰勒与战俘们已成了瓮中之鳖，其中一个家伙，忍不住向同伙发出了得意的笑声。

不等他们靠近，泰勒和迈克同时飞身向他们扑去。

泰勒把手中的MP—5型冲锋枪丢在了地上，双手如同从天而降的两道千斤闸，狠狠劈在一个越军的肩上。同时，他用膝盖猛地顶在他的身体下部。越军一声惨叫，便倒在地上。泰勒趁机夺走了他的苏制AK—47式冲锋枪，接着，他把手中的冲锋枪往旁边一挥，划出一道圆弧。把三个越军的冲锋枪挡在一起，随即枪柄一插，砸在靠他最近的一个家伙的鼻梁上，说时迟那时快，他的右腿又踢了出去，击在一个家伙的下体，那家伙痛苦地嚎叫了一声，滚倒在地，抽搐了几下便不动了。而第三个越军正企图举枪向泰勒射击，不等枪响，泰勒一个箭步扑上去，举枪一架，一颗子弹砰地飞上天空。而泰勒的大手已拧住了他的脖子，使他喘不过气来，泰勒顺手将枪托猛击在他的前额上，他摇晃了一下，便跪在了地上。泰勒再给了他一下，打中他

的后脑勺，越南人终于去见了死神。

泰勒长出了一口气。转身看见迈克正骑在一个越军身上，抓起那家伙的头不停地使劲撞击地上的树桩，直到那家伙耳里、眼里、鼻子里、嘴巴里都流出了一股黑血，迈克才知道这家伙已经死了。

这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前后不到半分钟。

迈克从一个死尸身上找到了满满的几匣子弹，泰勒也扔掉手中的冲锋枪，重新拣起MP-5型小型冲锋枪，装上子弹。重要的是那些战俘们，刚才他们也杀死了一个越军看守。战俘们终于凭着斗志和意志使自己站立起来了。那几个战俘跌跌撞撞地去抬越军尸体上的枪支。

突然，他们周围的黑夜里传来“轰隆隆”的爆炸声，立即，整个集中营被送进了地狱。

这巨大的爆炸声是汤姆的杰作。

为了这一出戏，汤姆作了充分的准备。就在泰勒一开始进入集中营时，他也冒险冲进了集中营。他的目标不是那一排排囚笼，而是士兵们的房屋以及发电房。他神不知鬼不觉地给这些房屋装上了C-4塑性炸药，他决心把这些残忍的越南人统统送回老家。只是时间有限，未能给指挥所来上一盘这样的点心。

他举起手中的遥控器，食指已摸到了那几颗使人丧命的按钮，他轻轻地往后按去。因为他已经看到莫里斯高大的身躯冲进集中营，去帮助泰勒援救那些战俘去了。

“轰隆”一声，他左前方的通讯室，随着那一声巨响，摇晃一下像突然升起的火球，墙壁四散飞去，着火的茅草顶也飞上了天空。房里的报务员早已被汤姆在安装炸药时就干掉了。里面的通讯仪器在这巨响中消失殆尽。

汤姆让剩下的炸药一起爆炸，在集中营的周围给囚笼布下了一道死亡火圈。使得敌人谁也无法逾越这道死亡封锁线而向泰勒和战俘们发起攻击。虽然，这一轮爆炸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灭敌人，确切地说，只炸死了为数不多的越军，因为大多数敌人都已从营房里聚集到外面来，但是，却引起了敌人的极度恐慌，造成了敌人的错觉，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敌人的恐慌和错觉，给了泰勒他们可乘之机。赢得了他们从集中营中间把战俘们解救出来的时间。莫里斯早已冲了进来，背起一个战俘，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向越军投掷手榴弹，一边向泰勒靠拢。低着头，猫着腰，端起冲锋枪“哒哒……”地向前冲去，一串串愤怒的子弹为他们打开了一条通道，一路上留下了几个在地上不断呻吟、痛苦地滚

的越军。

汤姆安置的炸药解脱了泰勒的困境，挽救了他们的生命，即刻，一半的敌人陷入了混乱状态，开始朝四下胡乱射击，谁也搞不清发起夜袭的敌人到底有多少，仿佛他们正在各个方向向集中营发起攻击。

泰勒立即停止射击，调整着自己。

除了西方，四面八方都有爆炸声。

显然，汤姆在安置炸药的时候，就十分谨慎地为自己在西边留出了一条通道。当炸药在他们周围爆炸时候，炸烂的敌人尸体、仪器设备像小孩玩具似的飞上天空的时候，西边已露出个大缺口，没有敌人防守，爆炸的火焰正在蔓延开去。

接着，莫里斯和汤姆又冲了回来。刚才莫里斯背走的那个战俘不幸被流弹打死在了他的背上。当他放下那个被砍去双腿的战俘时，他早已停止了呼吸，但他的脸上还兀自停留着笑容。莫里斯气得大骂自己混蛋。

“头儿，”莫里斯垂着头说：“他死了。”

泰勒感到一阵难过，眼看就要成功地救出他了，意想不到的竟然是竟然死了。他拍了拍莫里斯的肩膀，什么也没说。

“准备好，跟我来！”泰勒命令道。在汤姆的炸药爆炸的回声还没在丛林的夜空中消失干净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突围了。莫里斯在前开路，他一边奔跑一边开枪向敌人射击，战俘们一个紧挨着一个随着泰勒往西边的缺口冲去，富米和汤姆殿后。

泰勒做梦也不会想到，因为十几年前的一次行动，致使死神在西边的丛林里等待着他送上门去。

八

崔宾从昨天范文妮离开他之后，就不愿意见到她。除了拷打战俘，他就把自己关在了指挥所的竹楼上。

今天下午，当范文妮再次来到阿瑟·卡波特的囚笼时，发现这个战俘已经被崔宾折磨得奄奄一息了。

“好啊，美国强盗，让我送他去见上帝！”范文妮格格地说道，她明白自己要得到强烈的满足，现在仅仅靠大麻烦是不能达到需要的，她必须看见血。她举起刀子，在他眼前晃动。

“杀了我吧，小姐妹！”卡波特用尽力气骂道。

“你母亲也是娼妓，所有的美国女人都是婊子养的狗强盗！”范文妮一边骂道，一边用刀子慢慢

地在他身上割着，她剃下了他的一个乳头，又一根一根地拔净胸膛上的长毛。

卡波特像个女的似的，低头一口咬住范文妮的手腕，生生地咬掉了一块肉下来。

范文妮使用吃奶的力气扯脱手腕，在伤口上吮吸了几口，吐出鲜血，用匕首在卡波特的嘴里使劲地搅着。然后把匕首从他的胸膛上刺了进去。

卡波特睁着愤怒的眼睛死去了。

十几个围观的越军看守拍手大笑，他们觉得开心极了。

杀死一个美国战俘，范文妮到异常高兴和冲动，她明白比以往更加强烈的快感来到了。

晚上，她兴致勃勃地同好几个男人鬼混。既然这里没有一个缺耳朵的拉尔夫·泰勒，因此，她决定明天搭乘送狼犬来的车子离开这里。

当黎明前的第一声枪响传到她所在北边营房时，那些正在同她寻欢作乐的士兵们吓呆了，她奋力爬起来胡乱穿上衣服。这时，士兵们从惊慌中镇静下不，抓起枪冲了出去，范文妮慌忙拿起从前一个上校送给她的支勃朗宁手枪，从营房后面的窗口跳了出去。

她在那里观察了一阵，发现只有西边的丛林才没有枪声，她想那可能是夜袭的敌人的撤退路线。便悄悄地利用丛林阴影的掩护躲进了西边的丛林里。她刚一离开，汤姆的燃烧弹便准确地落在了营房的茅草顶上。

范文妮打算离开这弹火纷飞的人间地狱，把所攒下来的钱都带在身上。可是，她明白，在漆黑的夜晚，丛林会吞噬她的。即使她没死在劫掠者的子弹下，也会死在丛林的毒蛇猛兽的口中。因此，她只有在这里藏起来，呆到明天才设法离开这里。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向她奔来，出于女人的好奇心，她抬起了头来。

“啊，美国人？”她差点叫出声来，这一发现使她感到莫名的冲动，一个高大的像个黑猩猩似的美国人扛着一个战俘从她旁边跑过来，接着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映入她的眼帘，借着热烧的营房的火光，她看到了她时刻不能忘记的标记——只有半只左耳。

“是泰勒那个杂种？！”她感到一阵狂喜，真是踏破铁鞋无处寻，得来全不费功夫。

“泰勒！”她站起来叫道，手中的勃朗宁对准了他。

泰勒闻声停下了脚步，转过身体，他看见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用枪对准了他。女人宽肩膀，大胸脯，满头乱七八糟的红发，有着当地土著女人中少

见的高大身材。他想起来了，是她杀死了卡波特。

“头儿，是她杀了阿瑟！”战俘们叫道。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泰勒冷冷地问道。

“哈哈！”范文妮一阵狂笑，“我是谁？你忘记了吗？你这个人杀人不眨眼的美国强盗！十四年前，你在柬埔寨被禁时，你杀死了我的父亲，我就是他的女儿范文妮。你不记得了吗？当时，我咬了你的半只耳。你这个恶魔，你使我十二岁就遭到了继父的强奸，四个月后，我便被迫当了妓女。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很多年来，我一直在许多战俘营里，寻找着你的踪迹，想不到你今天竟来到这里，你的末日到了！”

范文妮对准泰勒开了枪。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臂，但她来不及开第二枪，一个战俘扑上去，夺下了她的枪。

“杀死这个女恶魔！”几个战俘叫道。“不，把她带走。”泰勒冷冷地说。

“是的头儿。”汤姆掏出一根绳子把她绑了起来。

走在前面的莫里斯转了回来，打趣着说：“喂，头儿，你看上这个小姐？真是一个美人儿！”他咂了咂嘴唇。

“快走！”泰勒包好自已的伤口命令道。对于莫里斯的玩笑，他摇了摇头。他为自己感到，的确，他是一个闯入别人家园进行杀人放火的强盗。他想在登机的时候再把范文妮放了，假如她不再杀他，并愿意去美国，他可以带她去他家，给她以优裕的生活，借以来弥补他的过失。

九

崔宾上尉终于想出了他对范文妮感到恐惧的原因，那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两个字！

乱伦！

是的，乱伦，再没有比这更令人恶心的两字眼了。

今天下午，当他拷打战俘回来，他又把自已关在指挥新楼上，冥思苦想着使他为之苦恼羞愧的原因。他终于想起了25年前的那个雨季来。

那年，他十八岁，红河已经泛滥成灾，南北越之间的战事有了明显的扩大。怀着对北越的向往，他偷越了北纬17°附近的南北越分界线，来到了河内，正是在这里的一天深夜，他还在街头游荡，河内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令人兴奋和激动，这里的人们连吃的都不能得到保障，政府对他的“弃暗投明”也很冷淡。为此，他感到苦恼。

“玩玩吗？十块钱。”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个暗

媚拉住了他。

他打量着她，这是一个欧亚混血女郎，一头红色的头发，鲜红的嘴唇使他产生了一阵冲动。他摸了摸口袋，里面还有二十块钱，他生平还从未接过女人。

“走吧，小伙子。”女人拉着他走进一条漆黑的巷子，来到红河边一间低矮的房屋里，沿途瞥见许多女人在拉客，有个男人仿佛还是前几天接待他的那个政府官员。

他跟着她走进潮湿的房间，窗户紧闭着，没有窗帘，里面有一张破床，一张破旧的席子。头上的灯涂成了红色，十分刺眼。她微笑着脱了衣服，橄榄色的皮肤上长满了火红色的汗毛，使得她的全身像着了火一样。

“你？”他有些害怕，这个女人竟这么多红毛。

女人不过二十岁，她躺在床上，“来呀，心肝儿！”

他犹豫了许久，然后扑到她身上……

后来，他便跟这混血女人同居了。当女人许是怀上了他们的孩子时，他进入了军队，以后他们便断了联系，他再没有找到过她和那个也许是他们的孩子。

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在范文妮面前感到恐惧，在他的潜意识里，认为这个淫荡的女人是他的女儿。

佛祖啊，女儿，乱伦……

他不敢想下去，同时也知道自己不能对她讲明原因，但他决定明天随着送狼犬来的汽车把她送走，不管她在哪里，只要不在他眼皮底下。

数天来的过度疲惫使他产生了浓烈的睡意，他用两团纸塞住耳朵，免得听见范文妮与他的部下寻欢作乐的声音，睡了过去。

酷热的太阳在丛林上空缓缓移动，崔宾正穿行在丛林里。忽然，他的身边无缘无故地燃起了一堆烈火，他惊恐地转身扑打烈火，火却越燃越大。他于是转身便逃，红红的火舌跟着他跑。轰的一声，在他的前后左右都燃起了火焰，烈火把他包围在中间。他惊恐呼叫，却怎样也发不出声音来。

蓦地，他惊醒过来，原来是一场恶梦，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头上的电灯正发着黄光。

这时，他听见了一声凄厉的嚎叫。他立即从床上跳起来，意识到出事了。他奔出门来到走廊上，看见一个人影在囚笼边晃了一下。他又慌忙冲出门去关上电灯，再次来到走廊上。这时飞来一串子弹，打断了他的左胳膊，他倒在了地板上。

崔宾上尉对集中营发生的一切感到惊恐万

状，根本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他活了四十九年的记忆中这还是第一次。他感到他控制战斗形势的权力已从他的颤抖的双脚间溜走。断臂的疼痛使他感到自己难以忍受。这使他感到烦躁不安，集中营正发生的一切，使他失去了注意，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士兵如此疯狂地，漫无目的对着黑暗拼命开枪。

他苦苦地思索着到底是谁向他们发起攻击，自由老挝人，柬埔寨人，泰国人还是那些该死的九龙会？或者是美国人？

但他又立即否定了后者——美国人的袭击。美国人都是一些意志脆弱的小伙子，他们只会在美国本土上摇旗呐喊，大肆叫嚣，现在许多年过去，他们除了高谈阔论以外又能干什么呢？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越南人民不是早已打败了美国入侵者吗？

他抽出身上的手枪，心里稍感踏实一点，胡乱地包扎了伤口，开始匍匐在地上慢慢朝那几间士兵营房爬去，现在，关键是组织好那些该死的部下。如果这次是有预谋的战争行动，他会在高级指挥中心找到这场战斗的原因。如果只是一些泰国人或者九龙会的毒品贩子的骚扰，他只要向驻在北边的友军求援便会把他们惊跑。但他对友军的援救感到怀疑，他们离这里有好几英里远，即使这里发生的战斗刺激着他们的神经，鼓舞着他们的斗志，但在夜晚穿越丛林，行军的速度还是很慢的。

“丛林肯定会给他们增加麻烦，拖他们后腿。”他在心里想到，但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对越军战士大无畏的勇气和一往无前，敢于牺牲的精神抱以怀疑是他的不忠诚。然而，在这里，在老挝的土地上发生的战斗却使他看够了，明白了他们愿意逃跑而不愿意打仗，愿意在这里烧杀抢掠，而不是积极同老挝人回去准备从这里对北边红色中国发起攻击。早在1979年的旱季里，红色中国就粉碎了他们“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神话。然而，政府和党以及军队还沉浸在那个美梦里。

他赶快加速度，因为形势对他们越来越不妙。不幸的是他刚爬到南边营房时，营房在一声巨响中爆炸了。巨大的气浪把他掀向空中，又重重地摔在地上，他顿时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被炸毁的营房埋在地下的崔上尉，挣扎着从废墟里爬了出来，总算幸运，只是额头上划了一个口子，他要竭尽全力控制他的部队，挽回这突如其来的袭击给他们造成的损失。直到现在才明白他的战俘全部被夜袭者劫走了，